蚌埠往事

远去的码头

□徐 琦 文/图

翻开城市的历史，1907年的蚌埠还是一个被称作“蚌埠渡”的渔村。这一年从正阳关开往苏北清江码头的轮船，第一次停靠在这个僻静的渔村渡口。在此之前，正阳关这家轮船公司的三艘挖泥船，已经先行疏浚了河道，开辟了蚌埠码头。

两年以后，1909年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开始修建，码头舟船云集，运载物资的货船沿着淮河水岸延绵十里，原来的渔村古渡，正悄然掀开一座城市百年前的风华。

形形色色码头班

1912年，津浦铁路全线贯通以后，淮河南岸的蚌埠渡口桅木成林，商运繁忙，日渐成为南北水陆交汇的物资集散地。车站，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大增，鳞次栉比的堆栈、仓库沿河岸码头铺展开来。铁路筑通前仅有700人的小村落，已增至两万多人。每天，淮河的岸边都围聚着一群群衣衫褴褛，背井离乡的流民和逃荒者，他们守候在码头，有运货船舶靠岸，便会蜂拥而上，争先恐后地抢上去给货主搬运装卸。

码头即是江湖，从来就不平静。

看到码头装卸有利可图，最早盘算着霸占码头的是安青帮头目曹杰臣。他勾结筑路的工头张凤祥以“举班挂旗”的名义成立票班，把在码头争抢装卸的工人笼络入班，让他们交钱领票才能干活。在恐吓威胁下的装卸工人只能加入了票班，变成替老板卖命的苦力。先期组成的十个票班，成了蚌埠码头第一支搬运行帮。

随着各种帮派势力渗透码头，蚌埠码头逐渐形成票、斗、搬运三大帮班。三大帮班之外还有诸多行业小班统称“杂班”，如独轮车小车班，运粮扒仓装货扒仓班，运蔬菜、山货的青菜班，运猪排、牛骨、蚌壳、锅盆扁担夫子班，负责铁路以东市面搬运的杂货班，搬运铁锅、铁器的其太班、烟叶班、砂石班、油班、面粉班、席宋班(卸猪)、打捆班、扛棒班和大粪班等。到蚌埠解放前夕，形形色色行班多达300个，4300多码头搬运工人中，票班独大，有1300工人。班小人少的杂班，与其他行班起纠纷时，多息事宁人，不敢争锋。

昔日河水漫滩，货船停泊离岸边堆场、货栈较远。扛大包的搬运工一个单趟少则一里，远则三四里路。百斤大包需二三人同时抬起才能上肩，扛运途中，不能撂下，累了只能站着歇口气，继续赶路。货包从半路卸下，凭一人之力，绝不能再扛上肩膀，工人只有咬牙坚持到地点方能卸货。

《蚌埠市志》记载了1932年码头盐班搬运工人与街头警察发生的一次冲突事件。盐班工人扛包上船，途经街边岗楼，岗楼的值班警察责令工人绕路，双方发生争持。当日盐班300余名搬运工人分别包围了岗楼和警察署，不仅抢夺了枪支，还痛打了执勤的警察。旧警察机构月饷都是所辖商户、摊贩捐纳，码头搬运工人没有少被警察勒索、抽丁和收取名目繁多的捐税。警察遭工人暴打，心知理亏，事后并没有追究，第二天工人搬运仍然走原路。

码头班按地段划分搬运区域，有的地段水势低洼，河滩乱石凸出，船只靠不上岸，没活工人就没饭吃，搬运班大老板就挑唆工人，夺码头抢地盘。于是“七十四个码头班几乎是天天有冲突、月月要流血。”平车工人被称为“野鸡班”，没有固定的干活位置，他们搬运货物要被码头其他行班抽成工资的80%，平车班工人每天流血流汗，劳累一天挣的钱不够买几个大饼。

蚌埠码头水陆交汇，粮食转运量大，粮食过斗、过秤、装包归斗行。斗行劳动轻松且油水大，安清帮、三十六友、礼门以及国民党分区党部的三清团等都把手伸进斗班捞钱。码头帮派林立，行班把头割据一方，争斗事件层出不穷。为占据码头地位，票班规定入班工人一律要练拳习武，许多行班纷纷效仿，1940年后，码头工人习武练拳开始渐成风气。

码头班的习武之风

没有人记得最先来到码头的拳师是谁。

1915年的夏天，山东曹县的关东拳师袁家汪来到蚌埠，这时离津浦铁路开通刚过去三年。袁家汪最初将关东拳场设在盐班二老板王洪军的宅院内，跟袁家汪的学员是28班和32班的工人，这两个班工人多，他们白天上班闲暇时间习武。在袁家汪在码头教拳的几年时间，眼见着码头不断延伸，原来的老船塘已停泊不下更多船只，又开挖了面积更大的新船塘。

安徽督军府1913年驻蚌埠时，集资筹办了消防队。消防队不要求灭火技术，以学拳练武为主。蚌埠沦陷后消防队解散，首任武术教官宋国宾和第二任武术教官胡德山来到搬运公会盐班、烟叶班、街市班教授心意、八极、洪拳和器械等。之后，消防队后续几任的武术教官，也都相继在码头开场教拳。回族查拳名家马忠歧和山东房英龙、时忠常也先后在蚌埠搬运公会教拳授徒。

随着诸多武术名家在码头设场教拳，蚌埠码头搬运工人习武之风达到高潮。

宋国宾在码头名气大，学员最多。据蚌埠体委宁震、张西京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《蚌埠武术流派探源》记述，宋国宾是河南周口人，“1914年与其弟宋国喜为唐少侯看家护院。后经唐推荐，出任消防队武术教官。宋少年时在家乡从“万胜镖局”(北方一个官私合资经营的交通运输组织)镖师杨少桐学少林拳，后又以拳会友，向上海卢嵩高学心意六合拳。他在蚌埠教授的拳术主要是十趟腿、少林拆、六家师和心意六合拳以及器械套路。”

宋国宾的拳场设在胜利路和太平街交叉口，有两间大草房，土墙，门低矮，高个子要低头才能进屋。码头工人白天要干活，教习的时间多在早晚，刚开始报名时来了两三百人，没过几天，人都跑走不少。工人白天在码头扛大包，累得不轻，傍晚歇工再到拳场练武，实在是体力吃不消。宋国宾教拳严格，学员架势不正，偷懒耍滑，会招来呵斥。

宋国宾后来又开了两个拳场，其中一个在老船塘宝兴面粉厂路西三号码头的淮河坝下，三个拳场同时教拳，宋国宾一个人教不过来，就从学拳快的学员里，挑选出几个代班的作为指导，学员把指导称作大师兄。这些看场的大师兄后来多半都拜了宋国宾为师，成了入室弟子。拳师的费用是按班里人头出钱，即使工人不去学拳，每天依然还是要被把头老板扣除一份账。

“举班挂旗”下的打码头

码头是帮派的天下，在弱肉强食的年代，码头工人备受奴役。老辈的码头工人说，码头是打出来的，话语里听出了无奈，有一种悲凉。

码头把头招揽工人各自组队，形成码头帮派，帮派以班称呼，每班属于不同的老板把头。

淮河码头行班繁杂，货运船帮也生出众多派系，有河南帮、对联帮、山东帮、湖北帮、洋票帮、驳运帮、号盐帮等。码头上的货物运输由几个码头班垄断，各码头班在码头上见货物即争插自己的旗子，凡货主不从者，不得擅自搬运，即所谓“举班挂旗”。各帮班之间常为争夺活计而发生冲突，“打码头”事件始终不绝。

在蚌埠解放之初，票班的“举班挂旗”在码头上还未消失殆尽。蚌埠酒厂的第一任厂长老红军王怀堂，就有一次“打码头”的经历。1949年9月，公营酒厂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。酒厂有几船用于建厂房的芦苇运到河边，停靠在西郊宋家滩附近。当地把头想要从中获利，不准酒厂工人自行卸运。王怀堂得知这一情况后火冒三丈，他立即带领二十余名武装职工，拉着板车赶到河边。“打了几十年的仗了，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，难道连几个地痞流氓制服不了！”他站在河边用自卫手枪指挥转运，不停地大声吼道：“谁要敢阻拦，老子当场就毙了他！”

王怀堂是从红军时代过来的老指挥员，虽然没有文化，说话鲁莽，但对于码头上的江湖把头来说，这招管用。王怀堂一边从容指挥职工卸运芦苇，还一边不停地叫骂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王怀堂越骂越凶。地痞流氓和“大把头们”躲在码头工人的人群中，看到王怀堂来势汹汹，芦苇全部运光，也没有一个敢出来阻拦的。临走王怀堂冲着人群喊道：“我叫王怀堂，有胆量的可到东头酒厂找我。”当然，没有人敢去找。

打码头的票班被打了码头，这应该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

流年碎影里的码头旧事

寻访老拳师的过程颇费周折。今年91岁的张廷友是河南心意拳传人，1945年就在码头十七班的拳场，跟宋国宾学习少林弹腿，那年他11岁。后来张廷友得到周口心意拳名师李好友的悉心指导，并引荐拜蚌埠心意拳名家储衍玉为师，一生与武术结缘。平日深居简出，去年偶发中风，几近偏瘫，凭着几十年习武的经验，每日锻炼不辍，身体日渐硬朗起来，说起码头往事和武术旧闻，老人如数家珍。

从小生长在淮河码头边，父母是第一代码头工人。1949年，15岁的张廷友接了父亲的班，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力运输公司第一批的码头搬运工，光阴荏苒九十载，亲历和见证了蚌埠码头的沧桑过往。

在码头班习拳时，张廷友亲历过一次打码头。他记得那次阵仗大，一百多人在四公所集合，闹纠纷的两个班都挑出体壮力大的工人，那场打斗都没有持器械，双方一拥而上，拳脚相搏。

张廷友听二叔讲过一件趣事。父亲所在的十七班因两班抢货起了纠纷，那场打斗约在联合仓库的卸货平台，当时父亲不在场，没活干父亲跑进仓库睡觉去了。看护仓库的守卫见两班工人陆续赶来，为防止事态扩大就关上了大门。

父亲在仓库里睡觉，听见外面乱哄哄的，醒来见仓库大门紧闭出不去，就勒紧腰带，爬上墙头。父亲早年玩花鼓灯，功底一直没丢，从五六米高的墙头一个倒栽葱翻出院外。墙外是条小巷有摆摊做买卖的摊贩，看见有人从墙头一跃而下，商贩里有熟人就赶紧跑去给对方传话，喊有拳教师在后边，对方一群人吓得跑散了。事后我二叔听人议论，父亲被旁人误认为是拳师了。讲这事时二叔说“你爷那次露脸了。”

张廷友的师父褚衍玉一次码头之争，却是刀光剑影。那次两班聚集了几百号人，褚衍玉手持一柄东洋长刀，对方领头的叫王耳朵。双方骚动之时，褚衍玉大喊一声，都不要动，王耳朵不听劝解，还要往前近身，褚衍玉见状挥刀，王耳朵偏头躲闪，褚衍玉反撩一刀，将耳朵削掉一只。当时褚衍玉手下留情，不然刀刃反过来，王耳朵性命不保。多年后褚衍玉老师聊起此事深有感慨说，如果当时刀把一按，能砍下半拉脑袋。当时心有不忍，都是码头工人，家里有老少，同为苦命人都是为了一口饭，下不了狠心。

1945年沦陷时期，汉奸张云山父子唆使工头与票班争码头打死了两个工人，事后竟强征打架诉讼金，“大班每月四千元，小班每月二千元”。打码头冲在前面的是工人，死伤之后强征的索赔钱款，要装进老板的腰包。张廷友的一位远房叔叔，在一次码头的群殴中被人用砖头拍伤了腰，当年码头工人为了抢碗饭吃，真是受尽了苦头。

蚌埠拳派始于码头。据张廷友的回忆，以姓氏为门派称谓，在武术界并不多见，是特殊年代下产物。“文革”初期，拳教师及一众徒弟进学习班，为便于管理，就以拳师的姓氏为房间代号，于是宋、胡、房、时、回门之说都源于此。光阴流转，风起淮河码头的尚武之风时逢新生，纷呈的武术拳派散如满天星辰。

蚌埠起于码头，兴于铁路，盛于商贸。风云跌宕的码头故事给这座城市烙上浓墨重彩的文化印记。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密码，蚌埠人争强好胜，那股不肯服输的劲头里，也许就来自码头尚武之风的底蕴与遗风。

昨天的老码头，承载着一座城的往事记忆渐渐远去；今日的靓淮河，焕发水韵灵动的城市之美无限风光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蚌埠地图上码头、老船塘、船塘子位置。（资料图片）

老码头的旧日光影。（资料图片）

淮河南岸原一号码头旧址。

老码头融入建设中的靓淮河美景。

小南山

投稿邮箱：4034444@126.com

淮河风景

向独树岛致敬

□侯金波

蚌埠主城区淮河防洪交通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在切滩时，水利人有意将河中的一棵大柳树及支撑它的小岛保留下来，形成一座独特的袖珍岛。时人异之，但在附近岸边的老居民却感慨万千，有的老人甚至流下了泪水，称水利人又干了件能彪炳史册的善事。

小岛在淮河北岸京沪铁路淮河大铁桥东约一公里处。

在没有切滩前，该段河道宽度不足200米，干旱时就像一条大沟，滩地海拔偏高，且上游紧邻老铁路桥，严重影响行洪。大柳树在切滩范围内，如按正常切滩，肯定无法保留，于是水利人决定专门为大树造个小岛。为了防止边缘塌方，小岛用木桩固定下来。

这座袖珍小岛离淮河北岸30米左右，呈椭圆形，东西长约20米，面积约200平方米，与河岸没有连接，柳树在小岛中心，树高约10米，树上有一个喜鹊窝。一棵树一个岛，成了标准的“独树岛”。

在切滩后河面宽度达到正常蓄水位500米时，这个小岛宛如在水中央，柳树枝繁叶绿，在蓝天碧波间显得生机勃勃，在无人机的视野中，如同淮河水面镶嵌着一颗绿宝石。

项目负责人孙空军说，这个地方以前叫作高庵，是个渡口，这棵柳树是离淮河北岸最近的一棵树，至少有40年历史了，是当时渡口的方向标。很多淮上区居民都说记得这棵树，过去两岸人员往来是靠划着小船过河的，看到这棵树，便知高庵渡口到了。这棵树见证了淮河两岸人民靠小船过河的历史。渡口、标志柳、袖珍岛三者齐聚一身，成了淮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这在国内七大江河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居住在附近居民回忆，这棵大柳树是过去淮河码头渡口的历史见证者，这里曾发生一桩凄美的爱情故事。

相传以前有一个淮河北岸嫁到市区的姑娘，和夫婿三天回门，当时渡河都是小划子，划到河中间突发狂风暴雨，风大浪急，姑娘没站稳，落入河中，小伙急忙跳水救人，由于小伙子不会游泳，不但未能救上妻子，自己也被大浪吞没，结果双双溺水而亡。后来水落，此处长出一棵柳树，时人感知，称其为“回门柳”。

有人说当时新娘子怀有身孕，于是在建这座小岛时，上面摆了三块石头，寓意这一家三口化为石头，在岛上幸福地生活。

对于这种凄美爱情故事，人们在叹息、唏嘘、流泪之余，往往会刻石纪念，这是一种高尚的潜意识，是一种河湖文化的彰显。4200年前大禹在淮河流域治水，在蚌埠境内涂山认识了当时涂山氏国的姑娘女娇。两人从相识相知，最终结为夫妻。当时洪水滔天，治水任务大似天，所以婚后第四天，大禹就告别了新婚妻子重返治水第一线，忙着治理洪水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载：“禹抑洪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。”《路史》载：“禹居外十三年，三过门而不入。”传为佳话。

涂山氏女娇日夜思念丈夫，站在涂山之巅极目远方，盼望丈夫大禹归来，并作诗一首：“候人兮倚”(我候望你啊)，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爱情诗，也是南音之始。

尽管女娇望穿秋水，还是没有等到大禹归来，久而久之化为石婆，这就是涂山上有名的“望夫石”，亦称“启母石”。

涂山“望夫石”上，被今人发现隐藏着大禹的头像，阳光照耀下大禹面相清晰显现。这又是一个爱情千古绝唱。

一个是传说中帝王的爱情故事，一个则是传说中的平民爱情故事。在今天在珠城人民眼里，他们的价值观等同了。因为这里有一种文化现象，是淮河文化的彰显。淮河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提倡真善美。

“回门柳”的故事表达的就是一种凄美大美，是一种高尚的情操。水利人在切滩时保留了大柳树，还特意加固了这个小岛，这也是一种善举，是切切实实的真善美。

靓淮河工程初步完工时，就在独树岛北岸，金沙滩上面的广场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，有几十对新婚青年加入。婚礼程序结束后，新郎新娘成双成对来到金沙滩，对着碧波荡漾的淮河不停地拍照。有人还打开了音响，播出《青春圆舞曲》，有几对新人竟跳起了舞蹈，不时地发出“咯咯”的笑声。

这时不知谁尖叫了一声：“你们看呀，大柳树的枝条也舞动了！”

无风无浪，柳树竟然也摆动起来了。我想，这是不是小岛上的一家三口(三块石头)在冥冥中也被这场面感动了，他(她)们也为这些伉俪送来美好的祝福吧！

独树岛，我向你致敬！

市井烟火

解忧麻辣串

□游海珍

无论下班再晚累得再狠，都会串街走巷、杀进人群、把住简陋桌子的一角，排半天队挤半个屁股的长条凳也要吃上麻辣串，并且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，吃到肚皮溜圆才肯丢筷。

今天又是如此，在车上眯着眼气若游丝状，快到朝阳一小路口，冥冥之中像接收到某种感应一般，于是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后座上立起，告诉驾驶座上的吕先生：我要吃麻辣串，尽管有人因为不好停车内心极不情愿，但应该是回想起了什么，随后便说：去吧，不然你能闹死！

天色渐暗，沿小巷穿行百余步，等候若干分钟，一直挤到能最近距离端详今日掌锅帅哥，锅中升腾的烟雾袅袅，英俊侧颜汗水津津，当然关注更多的是他一系列娴熟的操作：拿串撸串数签续菜，外加各种转身协调、语言安抚、催加菜品，算账收款，可不得眼明心亮，聪慧伶俐方可应对，尤其是这走量的生意……正瞎操心替人盘算着，抬眼一看，专属于我的打包盒中，食材宝宝们已有序就位，蘑菇肥厚、海带筋道、千张柔软、豆泡爆汁、馓子焦脆，粉丝就适合随性缠绕。做个丰富口感的补充，要不是说呢，数十年如一日就好这一口，独家秘制的甜酱辣酱就是市井烟火气中老店麻辣串永远的心头好。其实，传统的麻辣串原本就只有素食，后来改良的荤菜不是不健康就是原味流失，回归初心，就烫千张豆泡海带馓子味儿就对了。

所以每逢吃火锅，我基本只涮肉，火锅涮肉相对于麻辣串的素饱，更能挑衅你的体重，于我来说，便是嘴馋的晴天。

小城美食多，欢迎来做客。